

孤雁折翼

迫降生死路（四之二）

· 田定忠，本文圖片均為作者提供 ·



「新竹塔臺，四一八八準備迫降，請搶救小組就位！」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晨，新竹基地天空一片灰濛，顯然不是目視飛行的日子，上午十點天氣預報能見度將轉佳，大隊部於是下令雙座機先行開飛，帶飛新進學官執行儀器飛行課目。

作戰室排出來的飛行序列是「F-16」

「CAG機號四一八八，後座是剛到隊的小飛官，起飛時間上午十點五十分。當飛機在跑道頭試完大車準備鬆煞車滾行時傳來塔臺的聲音：「四一八八滑回，訓練取消！」「太好了！」我心裡想著，因為我得趕緊去處理另外一件急事。

內人在基地修補大隊任職，因為身體發燒特別交待我與醫務隊先行打個招呼，安排中午到醫務隊打點滴；飛行訓練取消後，我立刻到醫務隊安排，妥當之後即趕回空勤餐廳用餐。

午餐用畢回到寢室正準備午休，床頭電話傳來值日官的聲音：「大隊下令雙座機開飛，課目及人員同上午，預劃么三洞洞（中午一點鐘）起飛。」我放下聽筒左手拉住脫到一半的飛行衣，右手從百葉窗中撥出縫隙望著天空，發覺天氣狀況同一個小時前一樣，「這種天氣怎麼能開飛！」我心裡嘀咕著，但是大隊已下了命令，我能說什麼！就算能說什麼說了也是白說，身為軍人服從就是天職，命令沒有打折也沒有轉圜的餘地，我重新穿上飛行衣與學官一起回到作戰室，著裝後上了吉普車直奔機庫。

飛機再次滑行到跑道頭，試完大車我仰頭看了一眼灰濛濛的天空，此時塔臺與飛輔室也沒吭聲，看來是飛

定了！飛就飛吧！我心裡嘀咕著。

油門推至後燃器後戰機在一陣嘶吼聲中疾速呼嘯升空，收妥起落架後就一頭鑽進雲層中。離場航線上雲層濃密，飛機搖晃地相當厲害，我向後座說：「天氣很爛，別飛了，把儀器罩打開，看看外面！」

戰機在戰管引導下爬升至一萬五千呎才出雲，我環視空域除了飛機正下方是一片大面積的積雲外，海峽上空萬里無雲，陽光照在積雲頂部反射過來的光芒特別刺眼。

此時機翼下的積雲在藍天襯托下如一座高聳的巍峨雪山，外表潔白無瑕有著無比刺眼的晶瑩，外形像是一朵盛開的蘑菇又像是一朵說不出花名的美麗花朵，高聳的雲朵不斷地向上翻滾，好似奔騰滾動的洶湧波濤，絮狀般的雲朵有如老天爺揮手捲起的千堆雪，忽為峻嶺忽為壑谷，氣勢磅礴猶如鬼斧神工，轉瞬之間即換了另一種面貌，而最上方的雲層已有點像砧板的樣子，並向南邊開始延伸出去，經驗告訴我，美麗無比的雲朵正是充滿危害及險惡的積雨雲，雷雨正在生成，不需半小時基地一定會下雷雨。

當下我立即在塔臺波道中呼叫：「新竹塔臺，本場上空雷雨正在生成！」話音剛落，飛行管制室高勤官馬

上接話：「本場已開始下雨，趕快回來吧！」我心想真是折騰人！十分鐘前起飛的匆忙，這下卻急著返場落地，真是沒事找事，窮折磨！」

我迅速推下機頭鑽進雷雨雲層中，雲中已開始下著大雨，不到十分鐘飛機已進入CCA（地面控制進場）航線四邊準備轉入五邊，此時已在雲下，但航線上仍有碎裂的雲塊。

飛機轉入五邊伸放起落架後，鼻輪指示出現斜紋信號，紅燈發亮，警告喇叭也發出刺耳的轟鳴聲，這些信號表示鼻輪並未放出或未完全放妥，我心中頓時產生一些不祥的感覺。

我將起落架重新再伸放一次，結果故障信號同前，此時飛機已在五邊五哩處，我立即拉出起落架手動釋放手柄，鼻輪還是無法伸放！我心想這是搞什麼鬼，我本急著搶在雷雨前落地，可是天不從人願，現在還多了一個惱人的故障，這種情況下我已無法落地必須要重飛。飛機以五百呎高度低空通過跑道時，飛輔室值勤官在無線電中喊道：「鼻輪未伸放，主起落架伸放正常！」

老天呀！怎麼又來了！上回在清泉崗基地主起落架無法伸放，費了一番勁才脫險，這回怎麼又輪到鼻輪無法伸放了！而且基地已下著雷雨，擺

明著是屋漏偏逢連夜雨，專找碴來著！我開始盤算等一下該如何處置！此時被突發狀況驚嚇到已半天不敢吭氣的學官，帶著緊張的音調結結巴巴說話了：「教官這要不要緊，我們怎麼辦……」「教官也不知道，你禱告一下吧！」我語氣裝做輕鬆平常的應著，其實我也有些緊張。

後座學官是剛從志航基地完成部隊前置訓練，分發到F-104戰機部隊的資淺人員，是剛踏進作戰部隊的小飛官，他像是一隻羽翼未豐的雛鷹，正準備張開雙翼飛往雲端去實現他壯志凌雲的抱負。對作戰部隊而言，他是一位毫無戰場經驗的稚嫩小伙子，沒有在惡劣天候狀況下飛行的經驗，更未遭遇過空中緊急狀況，此時遇上危險狀況，讓他頓時不知所措，呈現緊張是難免的。

面對眼前的困境，我知道我不能亂，我提醒自己要沉著冷靜，何況座艙裡面還有一位資淺人員，他的飛行人生才剛開始，我有責任把他安全地帶回地面，從現在開始一切處置都必須沉著冷靜，我再三告誡自己。

我整理了一下煩雜的思緒，在機內通話中告訴後座，我準備在沒有鼻輪情況下迫降，之後我按下機外通話鈕：「新竹塔臺，四一八八準備返場

迫降，失事搶救小組待命！」「教官，那會不會很危險？」後座的雛鷹又發話了，「應該還好吧！你別太緊張！」我冷言冷語回著也懶得再搭理他，此時此刻我需要的是冷靜的腦子，而不是跟著他窮緊張。

重飛過程中發現整個機場已經籠罩於雷雨及閃電中，十分鐘前在一萬五千呎高度所見到風情萬種的雲朵，現在已經翻臉正在展現它的火爆脾氣，想跟我比劃一下看誰比較有能耐。此時我決心已定，待會只有迫降一條路可走，這回沒了鼻輪迫降方式不能採用上次無主輪利用進場端攔截的方式，而是需要靠氣動力及煞車緩慢減速，以避免機頭觸地過重造成機身斷裂，我腦子裡忙著想清楚及計畫迫降的所有細節與過程。

爲了利於落地操作必須低空盤旋耗掉一些油量，而爲了穩定後座的緊張情緒，當飛機通過機場上空時，我故意左右搖擺機翼並說道：「現在地面可能已經亂成一團了，你看各辦公室門口都站滿了看熱鬧的人，他們亂咱們師徒不能亂，你放心！教官可以應付，現在你甚麼都別做，心情放鬆些！」我冷靜地安慰後座，其實也在安慰自己，先給自己加油打氣。「不要慌，落地全程由我來！你只要做

一件事，叫你拉阻力傘時你就用力把手柄一次拉到定位！」「Roger！」這回後座說話口氣已沒有先前那麼緊張了！

此時我感覺像是一隻落單的孤雁，遠行歸來已渾身疲憊，卻在雲低雨驟的家門上空帶著傷痛盤旋，想找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歇息，可是受傷的兩腳無法安全地著陸，就算著陸也極可能在暴雨、不穩定的側風、跑道濕滑的狀況下摔個翻筋斗，來個鼻青臉腫甚至身首異處。更像是一隻被遺忘的蒼鷹，帶著傷痛孤獨地飛著，地面上的任何同伴都無法伸出援手相救，面臨眼前的困境只有靠老天爺的幫忙，也得看自己的造化……，我胡亂地想著，內心有些淒涼。

平日飛行時多為單座，內心早已習慣了孤獨，也會去享受孤獨帶來的寧靜，然而此時此刻我的心情卻無法沉澱下來，我的心思不斷地算計著，腦子也不斷地盤算著。等一會兒要面對的迫降，將是一場若非安全即是傷亡的危險處境，是一場決定生與死的殘酷遊戲，迫降成功是生，迫降失敗非死即傷，而且馬上就要面臨，無法迴避也無法拖延，此時我益發覺得自己孤獨無助，而任何人都毫無能力幫我解決困境，必須靠我自己解決及面

對。

當油量剩一千磅時我拉回思緒，是該返場迫降了！也是要準備面對生死殘酷事實的時機了！我按下通話鈕呼叫：「塔臺，四一八八，三分鐘後進場迫降！」我搖搖腦袋收回雜亂的思緒，吸了一大口氣也整肅一下心情，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重大挑戰。

我已想妥迫降時該有的操作處置，在大雨中進場操作應該沒問題，問題在落地後機頭下沉時的操作，要盡量將機鼻輕輕放下，如果機鼻觸地過重、過猛，極可能會造成機身龍骨折斷或彎曲，若折斷處在座艙位置時，人員將直接受到傷害，也可能會引爆炸彈射火箭；其次，也有可能造成機鼻雷達艙折斷，碎裂的機鼻金屬框架將造成直線滾行障礙，甚至讓機身產生滾轉；我必須小心控制機鼻放下的時機及輕重，讓機鼻不致於過重觸地而斷裂，也不致於損傷機鼻內的空用雷達。

同時在沒有鼻輪的情況下必須特別注意側風的修正，以避免雷雨強大的側風使飛機偏離跑道陷入泥地中；但這些操作腹案我都放在心裡，沒有對已略顯驚慌的後座說明，以免他更慌張。因為沒有鼻輪的迫降，如果操作不當即有翻轉的可能，尤其是在

雷雨環境下風險更高，將危險預先告知資淺人員並無實質的意義，徒增他的心理負擔及緊張。

五邊進場航線上，我保持著每小時一八〇哩的進場空速，當飛機進入清除區時，我略帶駕駛桿並柔和地收回油门讓飛機緩慢減速及下沉，此時我感覺飛機就像一隻張開翅膀的雁鴨，昂著頭拉長了脖子，輕輕地用兩隻纖細的腳準備著陸。當我感覺主輪已



作者駕駛之編號四一八八號F-104型機迫降實景。



航空迷郭錦昌先生（左）捐贈作者（中）編號「四一八八」號機迫降模型。

觸地的同時，我立即將油門手柄收回至慢車，並在駕駛桿上穩定地向後施加帶桿的力量，特意不讓機鼻下垂，等空速降至無法靠駕駛桿帶住機頭時，我向後座呼叫：「阻力傘拉！」同時兩手向後抱緊駕駛桿，兩腳也在煞車踏板上柔和地施力，就在阻力傘張開後無法再帶住機頭時，我緩慢地將駕駛桿上向後的壓力放鬆，此時看見機鼻前的空速管緩慢地下垂，同時我兩腳在煞車踏板上使勁的施力，不到兩秒鐘戰機已完全靜止，機身前低後翹一副精疲力盡的姿態，趴在早已積水濕滑的跑道上。

我迅速地完成飛機關車手續及打開座艙罩，跑道旁的待命搶救小組人員也快速地急奔過來協助我與後座下機。

在大雨紛飛中，我走向機頭看著細長的空速管，它的前端五公分處已略呈向上十度的彎曲，機鼻雷達艙下方蒙皮有些輕微的磨損，其它絲毫無損，真是一次完美無瑕的迫降，我無視狂風暴雨淋身，彎著身輕輕地撫摸著機鼻蒙皮，以哽咽的聲音說著：「委屈了！兄弟！」

回到中隊作戰室停車場時，一群飛行同袍立刻從作戰室衝了出來，大家在雨水紛飛中又是問候又是擁抱，此時我感覺眼眶早已濕潤，臉頰上掛著一些摻雜著雨水的淚水，眼前一片模糊，早已分不清是再次死裡逃生的慶幸，還是這些生死與共的戰友們帶來的關懷。

進了作戰室，我趕緊給內人打了一通簡潔到只有幾個字的電話報平安。她與我在同一基地內工作，飛行線上有何風吹草動都逃不過她的耳目，她一聽到我的聲音，哽咽抽噎了半天久久沒說出一句話，我知道那不是高興的說不出話，而是遭驚嚇之後的說不出話！

午休時間她來到醫務隊，航空醫

官與她寒暄一陣之後即準備施打點滴，此時醫務隊的失事電話突然響起，醫官轉身接起電話應道：「是！是！救護車馬上出動！」轉頭就對內人說：「大嫂，對不起，現在機場有狀況，有架飛機要迫降！等我們回來再幫妳打點滴……」話還沒說完，扭頭就走。

內人愣了一下，雷雨天氣怎麼會有飛機起飛？會是誰呢？她馬上撥電話到我寢室想打聽狀況，電話響了半天沒人接聽，此時她心裡已有些感應，於是立即撥電話到中隊作戰室，值日官在話筒前吱吱唔唔，結巴了半天不敢說實話，內人情急之下馬上託辦公事的同事打聽，結果一聽果然是在空中出狀況了，這下在醫務隊也待不下去了，焦急地趕回停機坪旁的辦公室，站在門口緊張地望著在烏雲下低空盤旋的飛機，心情也緊張到了極點，幾位同事跑來安慰她，可是她仍然極度不安地抬頭望著烏雲密布的天空，眼眶內充滿著無助的淚水，當看見飛機安全迫降後，她才安下心回過神。

從墨菲定律及理論上分析，再新穎精密的飛行器都無法完全避免意外或失事，太空梭與民航機如此，戰機亦是如此。而已長期服役的戰機，飛

行時遭遇飛機故障更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故障狀況如果不是很嚴重，處置得當應該可以化險為夷，先決條件是飛行員必須頭腦冷靜，同時迅速判斷故障狀況，詳細分析可能造成的後果與影響，在完成決心之後，按部就班採取正確無誤的處置，切忌慌亂與遺漏，才能獲得最佳的結果。

民國八十一年之後，F-104戰機機務狀況益形嚴重，檢討保留了十六架復飛檢整機和三十架的停飛可用機，四一八八號機就在這個階段汰除，於民國八十四年解體拆零，從此它消失了身影走入了歷史，再也找不到它的蹤跡，留給曾經一起在長空中拚搏飛行員的，只有模糊片斷的記憶與依依不捨的憐惜。



作者夫婦近照。

· 林寒 ·

躍 致黑蝙蝠中隊

天空就該被仰慕？
總有一道旌旗
會出現火箭的準星
錫鑊出新頁傳奇的篇章
讓驚鴻一瞥，能覓尋到
戰功彪炳的擁抱

天空 不再是鳥群的類嘯

猶似人機一身的纏鬥
恍如人機一身的禪武

要宇宙開始進入痞啞
更要氣層準備消沉

昨夜的塵灰依舊

身影上的珠露

已是足跡

葉脈上的跫音

更是留下了呼吸

那全是另一面時空

爲了接續而寫下的

自由翔飛

那是撼天驚雲的視感

更是隨時隨期

自然的接地氣

所以泥沃上 正扶著一蟬音
體會去告訴天空吧

這杯殤盞

至今的情歌雖獨酌

螢火卻已經

堅定地站起來了

彷彿

觀音匆匆怒目潺潺

重新定義了凝結的視角

因爲

指紋已長出 羽翼的根莖

慢慢地

在漫潮狂流中防禦

讓振翅不再陰翳

只因遨翔已能掌握

是該置換仰慕的身段了

因爲掌紋裡的引擎

已能話語雲端

天空是該恍惚了

因爲它不斷高張著脖頸

而我將鳥瞰

天空是該失速了

因爲人機一身的彈砲

因爲人機一身的戰鬥
然後自負的天空中
當然會有我的眼紋 駐存